

庚子，鼠年。尽管十二生肖中鼠排在第一号，贵为十二地支之首，然而古往今来鼠的名声一贯不好。喏，《诗经》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给它一锤定音：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影响所及，相关负面成语比比皆是：贼眉鼠眼、獐头鼠目、鼠目寸光、胆小如鼠、抱头鼠窜、鼠窃狗盗。又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无名鼠辈何足道哉。记忆中勉强算是正面形象的，是《水浒》一百单八将里面的白日鼠白胜。且听他在黄泥岗唱道：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鼠”不但吃黍、麦、苗，还为禾稻的枯焦忧心如焚，甚至造反上了梁山“替天行道”。

自不用说，鼠的天敌是猫。实不相瞒，鼠年我要出版《我是猫》——夏目漱石写的，我译。去年译的，译的时候没想到预定出版之年是庚子鼠年，纯属瞎猫撞死鼠——巧碰巧。

不过么，就算《我是猫》出版了，鼠也不必胆小如鼠。这是因为，《我是猫》里的猫不抓老鼠，坚决不抓。不抓老鼠的这只猫平时也并非无所事事。它观察人，经常观察的是养它的主人苦沙弥先生。



春天来了（中国画）李知弥

腊八一过，海岛的大街小巷开始弥漫着年的味道，那味道带着海的气息。在岛上，只瞟一眼户外那些晒着的鱼鲞，闻闻那些香味，就知道，海岛的年开始了。

家家户户的窗栏阳台，院子里的筛子、凳子，甚至是花坛上，齐齐亮相着各种鱼鲞。房前屋后，甬管是商品房还是别墅，吊着长长短短的风带鱼、风鳗，岛上勤劳的主妇们在鱼价相对便宜时，早早地从船上买来了各种海鲜。

熏鱼、螺酱、黄泥螺、呛蟹、鳗鲞是海岛人家春节期间宴请客人的必备冷菜，其中熏鱼多为自制。熏鱼一般选择口感比较有嚼劲的、肉质细腻、味道鲜美的马鲛鱼做主材料。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平日里也能吃到熏鱼，以前熏鱼只有过年或者结婚等好日子的时候才能吃到。

小时候，过年的时候我还喜欢吃鳗鲞，平时很少吃到。劈鳗鲞是个力气活，

时一定要留门缝以供窥看的规定……不过话说回来，教师如我，在书房躺躺歪歪倒也是事实。所幸时下暂无中风症候，伏案打盹时尚不至于把口水淌在书上。对了，忘记说了，为了译好《我是猫》，家里特意养了一只猫，任它在若干房间随便出入。但译完这段话之后，我再也不许猫进书房窥看。有时发现它在案前椅子上躺躺歪歪犯困——尽管没淌口水——就一把将它整个掀到地板上去。它爬起来必定抬头白眼或瞪我数秒，这才一步步扭扭着水蛇腰趾趾上走了。我不愿意让它歪曲事实诋毁教师声誉。哼，躺躺歪歪怎么了？躺躺歪歪也在绞尽脑汁琢磨写论文，也在搜肠刮肚想词儿翻译《我是猫》。和尔等躺躺歪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以猫之心度人之腹，一边玩儿去！

《我是猫》的猫不仅进书房窥看主人苦沙弥先生，还进卧室窥看先生夫人睡觉：“夫人把吃奶孩子扔出一尺多远，张着嘴，打着鼾，枕也没枕。以人而言，若问什么最难看，我辈以为再没有比张嘴睡觉更不得体的了。我等猫们，一辈子都不曾见过般人现眼。说到底，嘴是发音工具，鼻是为了吐纳空气……不说别的，万一从天花板掉下老鼠屎来何其危险！”看到这里，爱猫族、铲屎官们可得当心了：千万别让猫进卧

凌晨下雨，滴滴嗒嗒，哗哗啦啦，间杂着沙沙声。这应该是雨夹雪。于是翻身再睡，一觉睡得极为踏实。起床朝窗外一瞥，竟看到大朵大朵的雪花缓缓飘落，心中一喜。但没一会儿雪花消失了，还是雨，清清凉凉的雨，挂在棕榈叶上。哪个季节的雨都清亮，冬雨给人感觉格外晶莹一些。温度不够低。叶子上的雨水凝成冰柱时才会下干燥的大雪，积起来，覆盖这个世界。不过这也算下雪了，几片雪花儿，是今年的雪，虽然还没落到地面就化了，却会留在我的记忆里。

昨日还晴得好好的。梅岭上看到初红的梅苞。花苞很密，今春将能看到很多好花。空中飘着蜡梅香，今年蜡梅开得不好。花是很多的，都被迟迟不肯坠落的黄叶给遮住了。今年暖和，叶子在树上挂得久一些，不过这会儿也将落尽，现出来的蜡梅花一串串的开得倒是不少，已经开过劲了，蜡黄已被漂白，

时一定要留门缝以供窥看的规定……不过话说回来，教师如我，在书房躺躺歪歪倒也是事实。所幸时下暂无中风症候，伏案打盹时尚不至于把口水淌在书上。对了，忘记说了，为了译好《我是猫》，家里特意养了一只猫，任它在若干房间随便出入。但译完这段话之后，我再也不许猫进书房窥看。有时发现它在案前椅子上躺躺歪歪犯困——尽管没淌口水——就一把将它整个掀到地板上去。它爬起来必定抬头白眼或瞪我数秒，这才一步步扭扭着水蛇腰趾趾上走了。我不愿意让它歪曲事实诋毁教师声誉。哼，躺躺歪歪怎么了？躺躺歪歪也在绞尽脑汁琢磨写论文，也在搜肠刮肚想词儿翻译《我是猫》。和尔等躺躺歪歪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以猫之心度人之腹，一边玩儿去！

新春谈吃

任溶溶

干净净，只剩骨头。

虾子大乌参

我几十年前常到儿童书局对马路的京菜馆会宾楼吃价廉物美的溜黄菜，即溜鸡蛋。在湖南路上还有一家悦宾楼，同样卖京菜，我却在那里吃了一次高价的虾子大乌参。厨师还特地出来看看哪位顾客吃这样高档的菜，看见我一个人在吃，他不禁蹙起大拇指夸我会吃。

我吃是不计较价钱的，在老正兴经常一个人一盘红烧甲鱼，一个人把它吃得干

汤丸

汤丸，上海人叫汤团。小时候在广州，汤丸是家中自己搓的小点心，下午放学回家，番薯糖水里放几个汤丸。那里根本没有卖汤丸的店。

后来到了上海才知道，宁波汤团赫赫有名，城隍庙就有宁波汤团店。陕西北路上有一家美心汤团店，我在译文社上班时路过该店，经常去吃肉汤丸，很好吃。

今天想着美心汤丸，让孩子去买，排队长，未买到。

罗宋汤

罗宋汤也就是俄罗斯菜汤，过去我母亲烧广东菜拿手，但不会煲罗宋汤，我总到淮海路巴黎电影院隔壁的俄华西菜社去吃，后来又去淮海路宝大去吃。宝大现为红房子。

如今我儿媳煲的罗宋汤呱呱叫，我也就在家吃，不必上菜馆吃了。

罗宋菜我爱吃牛肉饼上放一个荷包蛋，但现在不大吃到了。过去淮海路蒲石路一带有俄菜馆，如今都没有了。俄菜馆的特色是罗宋面包任吃。

室，家丑不可外扬！说来也怪，较之书房，猫——我家这只——更中意进卧室。一次我半夜去卫生间回来，月光下但见它不偏不倚大模大样躺在我的床铺正中，全然旁若无人。从此以后，睡觉前一定把它骗进厨房关禁闭。后爪踢门也好，前爪挠门也罢，一概置之不理。

不过细想之下，庚子鼠年的鼠，生肖属鼠的鼠，未必非老鼠不可，或

是松鼠、小松鼠也未可知！同有“鼠”字，而无论意象还是形象，二者截然有别。“我这人生简直像在橡树顶端的洞里里头枕核桃昏昏迷迷等待春光来临的小松鼠一样安然平淡。”这是村上春树《舞！舞！舞！》中的一个比喻。借花献佛，请让我把这个比喻送给鼠年所有的朋友——较之乐不可支，一年间安然平淡可能更为幸福！恭祝鼠年幸福！

出红

吕晓涓

白不白黄不黄，很难看了。等着看梅花吧，红的绿的，都打苞了。绿苞普遍大一些，黄豆大。红苞大不过一粒绿豆。绿苞开白花，应该是绿萼。红苞开白化，应该是绿萼。红苞

我记得有两种，一种花瓣呈糯质，一种冰质。冰质的那种花瓣是半透明的，颜质稍稍高一点。糯质的吐黄蕊，金黄色，红黄对比极其鲜明。

在幽处看到几粒小红苞子，比绿豆还小，既然已经出红，花便开不大，将来开了可能都不会被小蜂小蝇留意，匆匆一绽便即凋落而已。我中意这暗处悄然呈现的小小风景，喜欢它的寒酸低调、寂寞冷清。似乎它们只为空寂而来，本来结实的空间，因有它们反而空洞得不行。它们的来是加，给人的感觉却是减，是没有。傻傻站在苞前看了很久很久，心中十分欢喜。

真的落场大雪就好了，那微微一点胭脂红，被白雪衬着该有多好看啊。



海岛上的年

李慧慧

意味着发财，涨潮时谢年才是最好的。传统谢年的供品一般如下：六茶，即六杯茶叶，不冲水，代表着六六大顺；五糕，即状元糕、长生糕等，糕和“高”同音，表示高高兴兴；五色蔬菜，即黑木耳、金针菇、香干等；五盘荤菜，即猪肉、鸡、鱼等，这鸡还很讲究，要整只的。还有酱油、糖、酒等。

如今家庭人口少，怕浪费食物，有

下到肚子里。

在舟山，谢年又称送年，海岛人很讲究谢年的仪式，程序有点复杂。年轻人懂的很少，我每次总是把送年的过程录下来，或者拍一张照片存着，希望待到来年再依样画葫芦操作。惭愧的是，待第二年真正需要的时候，那些照片和录像又找不到了，每次只能求助朋友圈。

谢年讲究黄道吉日，还要挑一个海水涨潮的时辰，涨潮就意味着发财，涨潮时谢年才是最好的。传统谢年的供品一般如下：六茶，即六杯茶叶，不冲水，代表着六六大顺；五糕，即状元糕、长生糕等，糕和“高”同音，表示高高兴兴；五色蔬菜，即黑木耳、金针菇、香干等；五盘荤菜，即猪肉、鸡、鱼等，这鸡还很讲究，要整只的。还有酱油、糖、酒等。

如今家庭人口少，怕浪费食物，有

史蜀君和我说：“我其实不喜欢做导演，拍的时候很多很多事，很多很多人，烦死了。每次拍完，我说赶紧散赶紧散。”当时，她因执导了电影《女大学生宿舍》《月朦胧鸟朦胧》等等而声名大噪。她说做导演不像写作，要关系到方方面面，而她是不擅与人打交道的。她的电影有很多爱情，她说其实任何人都不会对爱情刻骨铭心，很多一本正经的人，看她的电影泪流满面，出来悄悄告诉她。

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统战部礼堂举办活动，晚上的舞会，灯火昏暗，一曲响起，空空的舞池里迅疾旋出一对，舞步轻盈欢快。朦胧中那女的肩上一白色大三角镂空披肩，流苏长长，张开了双臂像大鸟的翅膀，翩翩翻飞，有挡不住的热情和流畅。那年头，交谊舞于我等还是陌生的，况且舞池里只有这一对。曲终灯亮，发现那是史蜀君！见我们惊讶，她笑得有点羞怯。

我曾听她在有些妇女问题研讨会上发言，语词犀利，有些观点惊世骇俗。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我和她在一个小组，每天背着装着水和一点食物的布袋在怀柔转悠，我当时因腰椎手术不久，寻常的史蜀君，简单诚挚，常在细小处帮我。后来她到我嵩山路的办公室来过。有一阵，街上流行各种花色毛线织就的大方块连缀成的毛线大衣，史蜀君穿来，说，我咬碎一颗牙买的。

后来，各自忙，很多年里，我们没有任何交往。一个酷热的夏日，上海作协举办陈丹燕《成为和平饭店》讨论会，自由发言阶段，有人站起来说到，上海的市民生活有精致讲究一面，举例幼时自己的母亲常在买菜时顺带买几支花，家里家具盖上绣花布等细节。我惊讶地发现那是好多年不见的史蜀君。会议结束，她约我去隔壁咖啡馆，要了起司蛋糕和咖啡。我们聊琐碎事，她关心我的健康，知道关于我的情况。那么多年不通音信，并没有任何隔膜。临走她仔细把吃剩的蛋糕用餐巾纸包好，说家里狗狗喜欢的。我们一起从巨鹿路走到陕西北路口，她坚持要给我叫出租，说你们不要紧着。

又过了不短的时间，我打电话给她，想给她我新出的一本散文随笔集。她说最近忙，住在浦东也远，先不见了，过一阵再说。你的书我要看的。我听她说话有气无力，嘻嘻哈哈说你忙什么呢？做家务啊？你哪会啊！她也笑了，弱弱地又说，你的书我要看的。

大约没过多久，有一天，我正独自在一个岛上，微信里出现史蜀君去世的消息。告别仪式上，严明邦站在灵柩旁，史蜀君躺在里面，我看不见。我呆若木鸡。永远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人，什么时候就病了呢？耳畔响起她弱弱的笑声：你不要来，太远了。我不知道当时她是怎样的情景，我想起了我在电话里的嘻嘻哈哈。房间里空无一人，我终于忍不住呜咽起来，好像躺在那里的她会听见。

史蜀君又一次生动地出现在我脑海里，是去年上海另一位女导演彭小莲去世不久。我和彭小莲没有交往，只是听说过她的故事。2017年上海书展期间，网络电子刊《上海纪实》出版的精选本，安排了作者签名活动，我和彭小莲都在其中。收入书中的彭小莲写的《书斋外的学者——纪念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是一篇难得的好文，读后久不能平静，大厅里读者捧着书排了长队……

没有想到的是，不到两年，她去世了。她拍的电影，她的文章，因为她的去世，一时间广泛传播。她在史蜀君去世时写的《告别的尊严》一文中说：“她真实得让我无法解释，在一个人人都在谈钱的时代里……始终带着尊严。”我从中看到了彭小莲自己。她们的年龄相差一轮，生日却是同一天，就连长相也接近，美丽，挺拔。

彭小莲的“遗言”，寥寥数语，感谢医生和病中给予她帮助的亲友，“因为你们在，我带着一份满满的爱上路了……”生死大考，简单的话语，平常的如留言便条。她对这个世界有多少爱和善，从素朴简陋的几句话里满溢出来。

鲁西南人把春节叫年关，请看明日本栏。



夜光杯